

卫斯理武侠经典小说系列：

**双凶·黑狱**

**卷九**

**吸星·决斗**

**卷十**

西藏人民出版社

# 代 序

作者倪匡(卫斯理)是个怪人,做事往往出人意表。

他宣布了“戒酒”,但定义是酒可以照饮,不过不要饮醉。

倪匡不懂驾驶,但迷上研究汽车,独自把一部汽车化整为零后再装嵌回原状。他又曾花上几年收集及钻研贝壳,虽然最后意兴阑珊把心爱的收藏卖掉,但他对贝壳的认识已达专家境界。

倪匡的广泛兴趣、过目不忘的本领以及锲而不舍的研究精神,使他的作品组织严谨又带启发性,常使人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倪匡创作近四十年,著有极多作品,散文、杂文、电影、剧本以及各类小说,笔下创奇人物有花木兰、卫斯理、原振侠、年轻人、浪子高达、亚洲之鹰罗开等等。

其中特别是卫斯理人物从七十年代开始深入人心,至今已创作了上百部,成为倪匡笔名,且是畅销的保证,为广大读者喜爱。

现我们选编了比较适合现代人思想的近期卫斯理科幻作品,连续出版。

卫斯理科学幻想小说,是追求脑务激荡乐趣的结晶,它的原创力与丝丝入扣的张力,无疑令人沉醉在整个情节之中,特别是神秘的结局充满敏捷与智慧的描写更为人注意,使人感受到悬疑、紧张、提心吊胆、有趣、富幻想、具娱乐性、十分古怪……,一种使人赞佩的古怪。

一位读者曾经很自豪的说:“卫斯理小说我全看过!”

# 总 序

一直都把这部书称为“天下第一奇书”，这个称号，理应有许多许多人的认同，因为它的确是天下第一奇书。

这部书，原名《蜀山剑侠传》，经过增删、续写之后，改名《紫青双剑录》，原书恣肆汪洋，如天马行空，颇多并不好看的题外文字，全都删去，约删了五分之三——余下的精华，精采之处，绝不能介绍，一定要细看原著，才能尽得其奥秘，方知其奇妙。

这是一部包罗万有的小说，情节已曲折离奇，想像力之丰富，世界上没有其他小说可出其右，而在结构上，自成段落的特点，也使得一部大部头著作，可以分成若干小部来读，不会有前后不连贯之感，每一片段，都可以看得人津津有味。这是为什么再次重新整理，便于阅读的原因。

在每一本的开始，都会对这一本的主要内容，作极简单的介绍——无非是略为提高兴趣，真正可以得到无穷阅读乐趣的，是你细看这部天下第一奇书！

倪匡

一九九一、九、七

# 目 录

## 双凶·黑狱

- 第一回：小试魔镜 鬼奴映雪 ..... ( 3 )
- 第二回：半身少女 避劫老人 ..... (23)
- 第三回：三小扬威 双凶肆虐 ..... (40)
- 第四回：三尸元神 妖魂飞遁 ..... (58)
- 第五回：四九重劫 三仙携手 ..... (66)
- 第六回：血神妖孽 七情迷魂 ..... (79)
- 第七回：一老三小 魔教黑狱 ..... (100)
- 第八回：地狱魔法 阴阳主魔 ..... (113)
- 第九回：追敌损宝 二邪相遇 ..... (127)
- 第十回：藏珍出世 二老斗气 ..... (140)
- 第十一回：五行云锦 蓝田玉实 ..... (154)
- 第十二回：黑宫斗法 混沌一气 ..... (166)

## 吸星·决斗

- 第一回：血神困艳 化敌为友 ..... (181)
- 第二回：各有机缘 损毁至宝 ..... (195)

第三回：天魔肆虐	立地成佛	.....	(210)
第四回：惊天巨变	二老齐心	.....	(223)
第五回：妖孽暗算	太险真火	.....	(238)
第六回：地肺真火	天地交泰	.....	(251)
第七回：癸水雷母	海眼黑泉	.....	(265)
第八回：谋夺元胎	大抓魂手	.....	(278)
第九回：强援陡至	三次斗剑	.....	(293)
第十回：冥圣遭劫	天王被歼	.....	(306)
第十一回：墨禽伤敌	宝幢炼魔	.....	(322)
第十二回：圭分阴阳	佛现金身	.....	(335)

# 双凶·黑狱

作者 卫斯理

## 《双凶·黑狱》简介

原著在经过删改之后，在本册写到东海双凶斗法落败之后，就已结束，接下去的是续写，在续写之前，有一个说明，放在全书最后。

续写的第一个情节，是把星宿神魔的魔教黑地狱实写，那是原书中一再提及的一大关节。

再到是把万妙仙姑许飞娘，安排落入绿袍老祖之手，大快人心，是这个妖妇应有之下场。

再安排神驼乙休去大闹兀南公的黑神宫，尽量本原著精神，使情节热闹生动——这是当年一鼓作气下做的事，十年之后的今日，再来续写，只怕一个字也写不出，锐气已在那次续写中用光了！

倪匡

一九九一、九、七

## 第一回：小试魔镜 鬼奴映雪

幻波池众人，自从易静一去不归，李英琼人最侠义，又和易静癡姑情胜同胞，本就关心。正谈话间，回顾上官红不在，忙即追出寻找，哪有踪影，知道此女对师忠义，定必不顾命赶去，这一急真非小可，本来当时便要追去，恰遇方瑛元皓由外飞回，将英琼拦住。

金蝉、石生、朱文三人与英琼一般心理，恨不能当时便往魔宫赶去才对心事。方元二人再四劝阻。朱文因和易静交厚，深知天心双环合璧以后，万邪不侵，又各持有几件仙府奇珍，即便此去不能取胜，决不致于为邪魔所害。方才余英男也有必往之意，英男名列三英，近又得到离合神圭，新收弟子火无害如论功力比她还高。石生更照例是和金蝉形影不离，有此师徒五人同往，万无败理！至不济也多除掉一些魔鬼，显得同门义气，主意早已打好，本来坚持非去不可。偶一回顾，见癡姑始终微笑不语，若无其事。心中奇怪，便问癡姑姐姐怎不开口，莫非胸有成竹么？

癡姑笑道：“自来修道人都不免于险阻艰难，易师姐累生修为，今生方有成道之望，如该遭劫，师父怎会命她当此大任？”众人一想，虽仍不放心，也知自己赶去，于事无补，只得静候佳音。一晃多日，那一日金蝉在洞外闲坐，火无害走过来，说起幻波池中，圣姑珍藏之事。火无害得道年久，见闻广博，知之甚详，金蝉问起，火无害便道：“幻波池北洞水宫之下，珍藏极多，而那宝库之中，存有圣姑昔年遗留的一面元命牌，乃圣姑成道以前受一左道妖邪暗算，将元



神慑去，仗道力坚定，未受其害，此牌也经圣姑一位好友设法取回，免去一场大劫。圣姑美绝天人，为当时名派群仙中第一美人，那邪魔爱之如狂，摄了元神，不忍加害，并将本身元神同附其上，欲与共同存亡。是以这面元神命牌不破，圣姑始终不能证果飞升！”

金蝉听火无害如此说，也不禁骇然，正谈说间，朱文走来，火无害藉词离去。朱文一见金蝉，便逼金蝉齐往魔宫，为易静声援，又早已拉了余英男同行。金蝉强不过朱文，只得一起驾遁光向九盘山魔宫飞去。飞行神速，不消多时便入大雪山境。正行之间，瞥见前面暗云中金霞一前，金蝉正指朱文观看，忽听面前有一少女笑道：“前面去不得，到我小寒山荒居一叙如何？”

三人看出来人正是小寒二女中的谢琳，笑问：“大姐怎未同来？前途如何不能过去？”谢琳笑道：“家姐近修上乘佛法，终日静坐像个老和尚，比起以前简直换了一人。从今年起，我两姐妹不似前行止与共了。说来话长，请到我灵石筑一谈如何？”三人知她师徒法力高强，忍大师长年清修，素无外人登门，谢琳必奉师命行事，内中当有原因，只得一同起身。

只见又是金霞一晃，眼前微微一花，身已落地，面前立现奇景。想不到数年之隔，谢琳竟有这等法力，好生惊佩。再看当地正是小寒灵景，遥望前面峰崖上小亭之中坐一妙年女尼，正在闭目入定，知是忍大师，忙即趋前下拜。谢琳请起笑道：“家师现正神游，请到灵石筑把那位有道行的小尼姑唤了起来。这是远来嘉客，难得登门，莫非不该接待，又怪我扰她禅课不成？”三人知道谢瓔谢琳同胞孪生，以前行止言动宛如一人。自从谢琳在双杉坪偷学绝尊者灭魔宝录以来，一个苦炼灭魔宝录，一个勤修上乘佛法。

二人虽然同是佛家一派，却有动静内外之分，只管将来殊途同归，落形中却变了一点性情，谢瓔禅关一坐重经旬月，谢琳除却应坐禅功之外，终日营营祭炼法宝之时为多。

三人道：“大姐正在用功，如何扰她清修。”忽听身后笑道：“琳妹你又编排我什么呢？”三人回头一看，正是谢瓔。并未改易禅装，穿着一身白色仙衣，缟衣如雪，越衬得珠玉精神。二女随请同往灵石筑叙谈。

到了屋后，谢瓔道：“易师姐劫难难免，早去无益。老魔鸠盘婆有一师兄，现住在西昆仑星宿海。那魔头神通广大，更擅前知。新近算出鸠盘婆将遭劫难，因知鸠盘婆魔法甚高，一任敌人防备多严，即便天劫难免，所炼九个化身终有一两个残魂逃出罗网。特在左近崖顶设下一坛，算计鸠盘婆残魂逃路所往，摄回山去用魔法祭炼，使其元神凝固，复体重生。这厮一向自大，目中无人，所布魔网横亘天半，看去不见形影，空中飞行容易撞上。休看三位道友带有法宝防身，至多当时不为所害，从此如影附形，早晚受他暗算！”

朱文一听魔头如此厉害，担心易静安危，仍想同往魔宫一探，即便不能救，看上一眼也好。便问魔头叫甚名字，以前怎未听说？谢琳笑道：“这些都是昔年幸逃天劫漏网的一般邪魔，全是极恶穷凶之辈。只为大难之后，知道天劫威力，生了戒心，分藏极边僻之区苦炼妖法异宝，以为抵御二次天劫之用，已有多年销声匿迹不曾出世，我们得道年浅，自然知道的少！”

金蝉三人知道小寒山二女向不服人，尤以谢琳为甚居然说得那么厉害，互一商量，觉着瓔琳姐妹这等说法，没奈何只得中止前念。但三人知道谢瓔所炼须弥神光，一经施展，千里之外景象，如在目前，便齐请一展神通，看看易静和老魔头的情形。谢瓔微笑不应，谢琳笑道：“姐姐只管把须弥神光放出，万一有事，我必前往效劳如何？”

谢瓔微笑道：“琳妹自习宝录以来，虽具降魔愿力，如论上乘禅功佛法，直以无甚进境。”谢琳笑道：“我炼灭魔宝录，发有宏愿，专重外行，禅修较少，如论法力，却比我差，将来遇到魔难，我不给你

护法，看是道长，还是魔高！”谢瓔微笑不答，谢琳嗔道：“姐姐人家要看须弥神光哩，只管装道学作甚？”

谢瓔先朝三人脸上看了一眼，然后笑道：“琳妹就是这等性急！平日到处搜罗奇花异果，灵药仙酿，今日佳客登门便说个不完，如何不去取来待客呢？”谢琳笑道：“还用你说，我早准备好了！”话未说完，众人原来围坐在一座四外空灵敞朗外有平台种满琪花瑶草的石屋之内，面前各有一个玉几。谢琳话一出口，忽闻异香清馨扑鼻，各人玉几上面同时现出大约二尺形色不同而制作古雅的玉盘和一玉杯。盘中堆满各色珍果。内有两种连峨眉开府盛宴均未见过，三人自是惊赞不已。

金蝉见内有两种异果形似五色樱桃。宛如宝玉明珠，鲜艳夺目，乃紫云宫所产仙果玉女瓔，笑问二位姐姐近年见过灵云家姐么？谢琳微笑不语，谢瓔笑道：“舍妹专喜弄些狡狴，自从上次大咎山回来，我姐妹共只出山一次。这些都是她新收鬼奴代为觅来。”朱文笑问：“二姐收有门人么？叫什名字？何不令其来见！”

谢琳气道：“姐姐还说得多口，这样一点小事也对人说。你看诸位道友所收弟子不是金蝉便是玉女，我老想收一个好徒弟，只赶上官红一半就心满意足。谁知才一出手便收了一个小黑鬼，想起就生气。想不要罢，她又一味死缠，宁死不走，气得无法，叫她做我女奴，不算徒弟，她偏愿意。带了出去和人家一比，有多丢人呢！”

三人知道谢氏姐妹法力高强，所收弟子至多容貌丑怪，决非寻常，同声请其唤来相见，谢琳不肯，谢瓔笑对众人道：“琳妹童心未泯，觉得鬼奴貌丑，美中不足。实则此女虽然是鬼魂炼成，难得向道心坚，数百年苦功才有今日。不过想要寻一好庐舍使其回生，在未如愿以前不愿人知罢了。”金蝉接口答道：“貌丑无妨，休说灵峒仙府蓝田玉实可以求取，便我小南极光明境也有不少的灵药可以凝神固魄，化丑为美。”

谢琳闻言面有喜容道：“陈岩道友和李洪师弟，还有一位贵派师兄名叫笑和尚的，近在海外得了不少的灵药，对于鬼奴均有大用。人家得来很难，不好意思讨要便了。”金蝉道：“此事包在我身上，这些灵药在笑师兄等三人手内，见面便可要来奉赠。我最想笑师兄，请大姐把须弥神光放出一观如何？”谢琳笑答：“既然非看不可，只有从命！”谢瓔一面劝用酒果，一面随即双目垂帘。

待不一会，手指上有一圈光飞起。先是淡微微一片金霞闪过，跟着现出大片海洋和陈岩、李洪、苏宪祥、虞孝狄鸣岐、南海双童以及笑和尚等近些日来经历，似走马灯一般，有的竟分两三起同时出现，全都如在目前，包罗万象，织微毕睹。

（按：此段写须弥神光现象之奇，最是神妙，尤其是：‘有的竟分两三起同时出现’，简直就是到六十年代方始发明的银幕上的‘分划画面’手法！）

后又现出易静追赶老魔赵长素误入魔宫，刚一飞过不久，雪山上空暗云之中突有一点火星飞坠，到了危崖之上倏地爆散，现出一个头戴紫金冠，身穿五云仙衣的美少年。身后背着一个大葫芦，腰挂金刀，头和手足各戴一枚金环，乍看也分不出是邪是正。刚一落在高崖之上，回顾西北方微微一笑，随把腰间金刀拔出，手挽法诀，回手用刀尖朝身后葫芦顶上拍了一下，再往外一甩，立时有一溜烟随刀而出，箭也似急射向身前雪崖之上缩为一团，就地一溜滚，接连急转了两下爆散，现出一个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穿着一身灰白色紧身短衣，手持一根两头尖的铁钉，跪伏在地。似这样接连数十百次过去，均有同样鬼物随同刀尖黑烟甩处四下飞射，落地现形，环跪少年身侧。事完再将手往外一扬，立有一般黑气由葫芦中蓬勃而起，直上云霄，晃眼比电还快展布开来，化为一片极淡的烟幕横亘天半。少年又朝葫芦连指，频频施为，随见数十百股黑烟飞舞而出落在地上，黑烟散处化为弓箭刀矛幡幢法器以及各种塔坛之物。

那百十个鬼物现形之后在旁跪伏待命，少年把手一挥，立时争先上前把那黑烟所化之物纷纷拾起，连插带堆，转眼之间建成一座广约万亩的神坛。妖道原立崖前，也未见怎行动，人影微闪，便在法坛中心持刀而立。只见阴风惨惨，整座法坛全在大片黑烟笼罩之下，看去气象幽厉阴森怖人！

妖道忽然双臂一振，身上衣冠全数脱去，飞去一片血影，将之护住，满坛飞驰，出没千百妖幡之中。所到之处烟云浮动，变幻无方，情势诡奇。妖道越转越急，倏忽如电，隐现无常。似这样经过些时，血光闪处，重又穿上衣冠，在千百魔鬼幡幢环绕之下，满面均是笑容。朝着左侧扬手飞起十余个大小光圈分布坛上，妖道由圈中往外查看了一阵，手中刀一挥，全坛立隐。所有千百魔鬼和那隐现无常的大小幡幢全数不见。只剩妖道一人坐在一个冰崖凹中，身上装束也换了原样，看去像个游方道士，神态十分和善，与先前所见迥不相同。

待了一会，似有什么警兆，面容骤变，当时起立将手一指，方才那片横亘天半的烟幕突转粉红色，在暗云中一闪不见。同时由远方飞来一道遁光，刚看出是上官红冲破云而来，快要撞上烟幕之上，忽然一闪不见。跟着便见那道遁光又在坛后出现。那一大片雪崖魔网高张，上与天接，竟未看出如何飞渡！妖道似因来人已快入网，无故失踪，面带惊愤之容，将手连扬，立有大蓬五色光针由手指尖上飞起，暴雨般飞射过去，神速已极！待了一会，光针突分三面飞回，妖道好似不曾追上来人，面带惊疑。随把双目闭上微一寻思，忽然暴怒，奋身跃起化为一溜黑烟带着大蓬火星，朝先前来路飞去，也是一闪不见。约有半盏茶时，仍是一点火星自空飞坠，现出原形，朝左侧面目射凶光，阴恻恻冷笑了两次，身形忽隐，更不再现。谢瓔慧光跟着收去，睁眼笑道：“道友看见了么？这便是前些日的经过。可惜魔法太强，小妹功力不济，只能见形，听不出老魔

声音，否则还要详细。上官红由那雪崖上空飞过，因来势太急，妖道想发话禁止都来不及。本来想将来人擒住喝问来历，幸而家师早有准备，用无相神光将其护住，由高空中不动声色移过崖去。妖道以为他那魔网横亘空中，来人竟会看破，当是有意为难，竟将魔教中的七绝魔针发将出来！”

三人知那妖道，便是鸠盘婆的同门，星宿海星宿神魔，看来果然魔法高强，非同小可，正想再问，谢瓔已道：“愚姐妹奉家师之命挽留佳客，一半也为三位道友多炼一种防身法术以便异日之用。”随请三人用了一些酒果，再由谢琳陪往左近小琳宫洞内同炼佛法。三人先想谢琳爱好天然，所居必比灵石筑还要华美。到后一看，内里竟是黑沉沉伸手不辨五指。金蝉慧目法眼，平日多浓厚的妖烟邪雾均能透视，到了洞中竟看不出丝毫景物。谢琳笑道：“此是魔教中的黑地狱，千百年来只令师祖长眉真人以玄门无上大法通过一次，使其大放光明，把对方千百年收敛的阴霾罡煞之气所炼邪雾化为乌有。今照着灭魔宝录现出此景，小妹请三位道友来此，以本身定力智慧战胜邪魔。到时最好心超物外，一念不生。否则牵一发而动全身，虽是依样葫芦，虚惊仍所难免，必须小心才好！”三人闻言，知道良友借此考验道力，必是算出将来自己等人，定有星宿海之行，魔宫黑地邪法厉害，是以令自己先有防备，免到时措手不及。三人凝神以待，谢琳引三人去至里面坐下说道：“小妹就要献丑，三位道友分坐在此，如有警兆，能以定力战胜更好，否则便将诸宝取出一试。好在此是演习，不致走火入魔。西昆仑魔宫与此大同小异，请各位准备罢！”说时三人先觉彼此相隔颇近，只谢琳一人略有一条金霞罩的淡影，余者全看不出。等到话完，谢琳人影不见，再唤同来两人，全无回应！当时只觉微微一晕，仿佛船行大海之中见浪头略为颠簸，随即静止。

金蝉正连呼文姐余师姐，忽听暗影中起了一种异声。乍听仿

佛二女似在回应，不知怎的，心旌摇摇，神魂似欲飞起，思潮起伏，万念俱来！知道不妙，忙把心神收摄，按照本门太清仙法用起功来。刚把心神宁静，异声也止，心想谢家姐妹虽非外人，被其困住仍是难堪。心念才动，瞥见暗影中似有人影闪动，主想三人如在一起，将各人的法宝飞剑全施出来，决可无害。心念一动，元神又在摇动不宁，心身也跟着烦躁起来。同时瞥见另一面暗影中飞起一圈心形宝光，正是朱文的天心环。光并不强，看去不过尺许大小一圈。前见两条黑影同样也有天心环和离合神圭等宝光出现。

金蝉近来功力大进，匆促间真假难分，又知道这类魔法专摄人的心神，忙运玄功二次澄清定虑，潜光内视，不去理他。心神方一宁静，前面黑影宝光忽隐，只剩右侧心形宝光，外青内白，一圈晶莹莹的光华悬空不动。暗忖魔法乃谢二姐主持，并非真遇敌人，胡思乱想作甚！二次又把心神守住打坐起来。谁知魔阵之中丝毫念头都转不得，虽心神收摄得快，魔法已自发动。如非谢琳在暗中主持，发动较慢，金蝉虽不致于受伤，也必闹得手忙脚乱了！

金蝉第二次正运玄功打坐，忽听天风海涛之声起自遥空，跟着烈烈狂飚夹着万丈黄沙，宛如亿万霹雳，排山倒海一般由暗影中狂涌而来，仿佛连人都要吹化神气。金蝉定力极坚定，除却朱文是他累生爱侣，时刻关心，遇到魔法暗算时难免摇动，偶一动念也即宁止。

谢琳原因金蝉等三人西昆仑魔宫之行必不能免，恐三人功力不济，上来并未施展全力。及见三人中余英男自一开头便照师传太清仙法运用玄功把心神守住，慧珠自莹，一念不生，丝毫不因假设试验而稍松懈，功力也极精纯，处处显得平日用功之勤。再看金朱二人，一个童心未退，又和朱文情感太厚，杂念一生，魔头乘虚而入，差一点心神没有摇动！一个又是好胜心切，上来便把天心环放起，小心防御，事出勉强。似此形势，以后遇到危机决不能处之泰

然！

谢琳心知定数使然，除尽力使二人明白魔宫黑地狱厉害，并多作警戒之外，也无法可施，又过了些时，金蝉等三人正在各以本身功力支持，忽听谢琳笑道：“够了够了！西昆仑魔宫经老魔头多年布置，方圆千里之内步步皆是埋伏，魔法非但阴险凶残，并有几件魔教中的异宝，和空际星辰摄取来的三十四色天星奇光和五行真气所炼秘魔灵珠，威力大得出奇。三位还要多加小心！”

金蝉把眼睛睁开，见洞中光明如画，再看朱文英男就坐在身旁不远的玉墩之上，及问经过，并未离开一步。三人相去最远不过丈，方才竟会无闻不见！当地原是谢琳独自用功之所，四壁明如晶玉，清洁异常。室中只有一个玉蒲团和壁间所悬一柄羽扇，一个葫芦。三人互相说笑了一阵，谢琳便照师令传授‘金刚禅法’，三人原有根柢，只在室中同用了一两天的功便全由心运用，定力越发坚强。

谢琳见三人金刚禅法已能由心应用，知道将来西昆仑魔宫黑地狱之行，危险可以减少，对良友算尽了力，心中甚是快慰。三人问起鬼奴来，问她收徒经过，谢琳只是支吾。朱文笑道：“我知二姐令高足决非寻常人物，便是鬼魂修成，既然向道坚诚，又得二位姐姐真传，将来必有成就，何苦叫她鬼奴，有多难听呢！”谢琳道：“这鬼丫头曾在一个著名妖邪门下，后见乃师淫恶太甚，跑了出来。此时貌相原非丑怪，逃时惟恐妖师擒回去受炼魂之惨，逃到途中，遇一异人将她形貌行法毁去，变得又黑又丑。因她修炼年久，元气已凝炼，平日看去无异生人。”

三人闻言，同声劝说：“此女向道心坚，对师忠义，二姐不可以貌取人，务必善待。”谢琳微笑不语，谈到第三日早上，一同告辞起身。三人谢别上路，谢琳坚执护送，直送到五里外方始分手。途中经谢琳指点魔头设坛行法之处，金蝉运用慧目法眼仔细观察，只见



惨雾愁云笼罩其上，什么也看不见。谢琳挽灵诀朝空一扬，面前现出一个光圈，众人往里一看，崖顶上坐着一个少年道人，貌甚美秀，一点看不出是妖邪一流。

再细观察，崖上影绰绰现出一座大法坛，上面烟光弥漫，闪变不停，鬼影纵横，时隐时现。天空中更有一片带着粉红色的黑气，天幕也似自空下垂，其长无际。三人别了谢琳，立即加急前驰往依还岭去。满拟飞行神速，不消多时便可到达。谁知刚刚飞出大雪山境便遇天变，高空之中阴云密布，大片霜层和快要凝结的晶沙水粒，厚密异常。三人为了便于说话，三人遁光连合一起，冲空破冰而渡，望去宛如一道三色精虹，急如流星，由那满布霜雪冷去冻雾之中电驶飞行。所过之处，上边霜层立被冲荡起雪浪，当时冲开一条极长雪巷，遁光映照上去幻出无边丽彩，顿成奇观。

金蝉见身后来路现出一条极长雪弄，四外霜层雪花宛如五晶晶花，互相磨擦排荡，闪动起亿万银星，猛瞥见一片淡得非常人目力所能分辨的淡烟正往来路一带飞去，一闪无踪。紧跟着便听天风海涛之声大作，同时四外密层层晶沙霜粒一齐受了冲动，宛如狂涛起伏，怒吼奔腾，又似亿万天兵天将各持玉斧金戈互相斫杀，因风力太猛，身后雪巷已随遁光过处忽分忽合，只见星沙万丈，霞影千里，急转电漩，目迷五色，比起方才还要壮观十倍！

三人不知方才那片淡云是有一小人暗伺，乘着三人回顾之际，早乘隙侵入！三人法力虽高，因对方是个非常人物，自过雪山一直隐形尾随在后。知道三人各有至宝奇珍，不是好惹，无法下手。恰值三人途中回顾，立即下手。这时三人为对方法力所迷，只在那片淡影初出现时稍为动念，丝毫不曾看出！

三人正在迎风飞驶，忽听对面轰轰雷电之声，似有数十百股彩气，其急如电，迎面射来。疑有强敌来犯，忙喝：“文姐余师妹留意！”话未说完，转瞬之间彩气不见，雷声立止。又往前飞行了一